

“消失在大同的那些曾经”之：

邮电大楼(二)

□ 任翔宇



我家的第一部电话是在这儿办的。起初大同的电话号码只有四位，接线也是人工接线，号码升到5位时开始引入程控设备，以前都长一个样的黑色或者红色拨盘式电话机开始被米色程控按键式电话机取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个人可以申请装电话，但是过程曲折，不仅得有钱装，一部电话大概在三五千块钱，还得靠一点运气，需要正好有空余的号码可以分配给你，在四五位电话号码的时候，机关单位驻同机构以及部分的领导私宅电话几乎是“恒久远永留存”的，几乎没有什拆机空出号的可能，那就只能等扩容；好不容易扩容有了号码，如果你家附近装电话的个人和单位特别多，对不起，这个号段暂没办法接纳新增用户，如果你家附近装电话的个人和单位特别少甚至没有，对不起，你得另加钱先从埋电线杆子开始把电话线从左近的号段分线盒引过来，几十米一根电线杆子，从线盒到家，每一米，都是钱。我家的第一部电话是2分局的，从“20”到“22”，从“22”到“24”，然后号码中间加“2”加“0”，5位号码生成6位，生成7位，后来，有线电话机，因为要装宽带网络才能跟着留在家里，再后来，当光纤代替了同轴电缆，光猫代替了调制解调器、ADSL，有线电话机和邮电大楼一样，消失了。

那个时候邮电局每年还出一本电话号簿，其实就是“电话黄页”，供单位和个人查询用。在还没有意识到个人名字、住宅、电话号码的隐私时代里，家里装了电话，就会登载在这本号簿上。放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会翻着这本号簿找同学家长的名字，然后打过去约其实在学校都不怎么熟的同学出来一起玩儿，接通的那一刻，通常的开场白是：“猜猜我是谁”。

第一次拍电报也是在这里。五分钱一个字，刚好那时候开始学文言文，一封给武汉小伙伴发去的电报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几毛钱的一张纸上，字字别有深意。

1989还是1990年来看，邮电大楼里有了传呼机业务，起初是数字机，别在皮带上一低头就能看见一连串数字，可能是电话号码，也可能是固定短语，就跟谍战剧式的，赶紧掏出个传呼台发的小本子来对照，呃呃，是“老地方见”。后来是汉字机，起初只有一种，但是后来无论怎



任翔宇

稍竹巷最后的倔强

□ 任文阁



东街九龙壁东西处各有一条小巷，东面一条狭小南北巷可穿越到鼓楼东街，叫稍竹巷；西面一条弯曲绕过九龙壁背面拐成直角，也穿越到鼓楼东街，叫金泊仓巷。

两条小巷拆了，大片的空地上留下一株槐树、一栋窑洞式的二层小楼。晚春四月时，槐树枯黑的树枝，还没有吐出新芽；二层窑洞式的小楼，显着自己最后的倔强。

曾无数次流连这里，那株槐树只有在金泊仓巷的拐角处才能看得见树冠，树冠伸出墙头，高过低矮的屋沿，努着向上延伸。这株槐树根在稍竹巷的后院，枝头的光鲜却在金泊仓巷。

流连于此，源于童年时记忆。记忆仿佛尘封中魔盒，打开后在心头就难以挥去。

大约我在六七岁时，我的一位表叔住在稍竹巷，表叔供职于大同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单位分了一处职工宿舍，就是稍竹巷8号院。稍竹巷8号院，院门东开，大门高大宽敞，可出入大马车，院中四周排房，中间是大片空地，很像旧时的车马店。排房西面有处跨院，形成了两处院落。表叔家住一进院西排房，只有一间房，一进门顺山炕，炕占了大半个家。门口搭了简易棚子，盘了一口春灶。

那年，我随母亲进城去表叔家串门，大上午的进门，表叔、表婶就张罗着做饭。看着表婶用一把麻黄点燃引火，麻黄点燃后冒出白色的浓烟，散发出一股草木的香浓，再架柴加炭。我长在煤矿，煤矿点火多用桦皮，觉得用麻黄新鲜稀奇。

饭没到12点就吃完了，让我很不习惯。后来才知道城里人休息天时多吃两

顿饭。饭后，表叔带我和母亲去九龙电影院看电影。记得在稍竹巷不远处，人很多，簇拥着让人流推进了电影院，电影院里漆黑一片，屏幕晃动闪着亮光，有种憋闷窒息感。电影叫什么名字，演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在母亲的怀中睡着了，醒来又让人簇拥着出来，出来看见光亮，觉得心里敞亮了许多。

表叔1976年搬离了稍竹巷，搬到了南城墙外的新胜里。但这次进城的经历，让我记住有这么一条小巷儿，巷中有处大院。

2008年，大同古城内大规模拆迁。我开始记录老城时，当再看到稍竹巷，和我40多年前看到的样子大相径庭。虽然环境和房屋都在变化，但我还是感觉这就是我小时候到过的稍竹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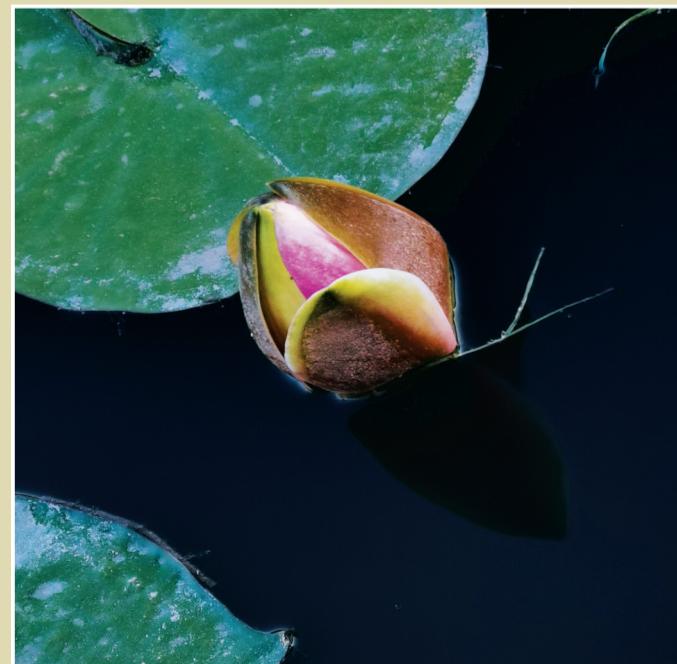
巷口南盖一座三层拐直角楼，中间有共用楼梯，楼下一片柴炭房。北口处就是这栋二层窑洞式拐直角楼，两座楼形成象形文的“突宝盖”。

和住户问询攀谈，说曾经的8号大院，说起表叔。住户多知道，因翻盖的这两座楼隶属于大同建筑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楼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拆平房起的两栋楼，依然分配给职工居住。

2008年拆迁时，先将巷中靠东平房拆除，拆后起墙，被划入鼓楼东街关帝庙中。后来，两栋楼“被拆迁”了10年没动静，期间有部分住户回迁。

2022年的春天，稍竹巷、金泊仓巷成为了平地。留下那株槐树，那栋窑洞式的二层楼。是留？还是拆？似乎都是一种让人伤感的画面。

随手拍大同



盛夏

李平 摄

